

穿越人性艺术 山水的意识流

申元初◎著

算计的人越急，社会越无度。运思的人越稀少，写诗的人越寂寞。心中有数的人越走投无路，越感到有救的暗示之辽远。

——马丁·海德格尔《暗示》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穿越人性艺术 山水的意识流

申元初◎著

算计的人越急，社会越无度。运思的人越
稀少，写诗的人越寂寞。心中有数的人越
走投无路，越感到有救的暗示之辽远。

——马丁·海德格尔《暗示》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人性艺术山水的意识流 / 申元初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190 - 3138 - 1

I. ①穿… II. ①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5469 号

穿越人性艺术山水的意识流

作 者: 申元初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胡 笋 贺 希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28 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3138 - 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胡适激赏的“乡巴佬”	1
乡巴佬寿生	3
父亲的诗	14
“北平‘拉丁区’的英雄”	25
相识总是可爱人	53
我的舅舅	55
.....陈建华	65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一番事业	73
我的最大心愿是老百姓的怀念	78
民族之魂的淋漓展示	86
中文 78 级的七七八八	90
此老玩童不是彼老顽童	107

在“艺术人生”中追求“快乐人生”	112
沙滩：唱诗的老人	117
拇指和食指的致敬 手语：“我爱你”	122
工作狂人萌萌哒	127
读朋友书如品茶	131
“教师的称谓有很多含义”	133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143
作家黄先荣作品之一见	150
时代记忆中的《清明上河图》	155
沉重的隐喻	164
来自一个青藏高原军人的诗	171
超奇想象力的巨帙	179
竹窗疏影横斜 论稿青春浮动	183
温情脉脉的人生叠影	190
行学术之智慧 叙散文之悠远	198
为徐庆书序	205
从骨子里解读魏荣钊的小说	208
推理的智慧	210
品味无穷山水	219
嘘！这里有条静静的女红军街	221
历史文化旅行道上的法兰西艺术之花	228

爽,好爽啊!	237
好一座旧州城	241
这座莽莽苍苍的十万营啊	245
重安三朝桥,历史交汇点	249
柚子花和崖壁上的牛圈	253
茅台——游荡诗的精灵	259
神奇的布依铜鼓	264
哑面——原始朴素 震撼人心	266
牂牁江江水里的古驿道	271
牂牁江水底下的村寨	273
从沐恩寺到字库塔——突兀的美	277
飞湍、涟漪和栈道:梦幻南江	282
马坝似油彩 平寨如水墨	287
阿乐郎岱一条街	289
参加新堡乡渡寨村乔迁之喜集会记	293
大龙:跨过那条美丽的河流	296
请你记住雷公山白岩寨	300
山野仙境:雷公山的树、雾、水	305
文峰塔——匀城美轮美奂的文化标志	308
双乳峰——东方女性美质的形象标志	313
三合记忆	318
高原上的咏叹调	322
千年古树瑞灵峰	329

清水红裳秀肯池	332
金沙后山有条“红旗渠”	336
擎天五柱峰 丹霞第一园	338
诗魂在诗乡漫游	343
走进二十一世纪的石阡古巷	347
我在云舍喝了三碗酒	351
游梵净山龙泉寺记	358
溪水浸泡的古盐道	360

胡适激赏的“乡巴佬”

“但也尽有毫无别意为学问而学问，一年又一年去的。并且产生的英雄并不少。听说沈从文就是此中人物。时常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极精彩的文章，为胡适之先生所激赏的申寿生，也是‘拉丁区’的一位年轻佳客。”

——《“拉丁区”与“偷听生”》《北大旧事》三联书店 1998

乡巴佬寿生

1989年第8期《民俗（画刊）》刊登了署名王文宝的文章《风谣学会的一帧宝贵留影》并附了一幅照片，照片中人，有寿生的提携老师胡适，还有北大著名才女徐芳。还有我的父亲寿生。

年轻时的寿生，英俊帅气，身高一米七八，腰板笔挺，黑亮的皮肤，峻拔的鼻梁，那双内敛着一种锐气的大眼，总令人想起贺铸那首《六洲歌头》中的句子：“剑吼西风”、“目送归鸿”。20世纪20年代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时期，他是贵阳老一中的篮球队长。《寿生文集》上有一张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中山公园的留影，一袭长衫，在微风中衣袂飘飘。如果你对“玉树临风”这个词没有太多的实际感受，你看寿生这张照片，你就豁然了。

寿生曾经自豪地对我们说过，胡适因喜欢他的文章，便给他介绍北大著名的江南才女徐芳做女朋友。第一次，徐芳到沙

滩公寓来看望他，吓了他一跳，“第二次她又来了，我赶紧预先把你们妈妈的照片摆在书桌上。第三次，徐芳便不再来了。”对于寿生的这个说法，我们需要母亲的态度来验证，当时，母亲只是瘪了瘪嘴，说，“人家来看看你，你就以为你了不起，人家根本没有那意思吧。”我们就知道了，徐芳到公寓看寿生，这事是存在的，寿生把母亲的照片摆在书桌上以示他已经是有了女朋友的，这事也是存在的，但徐芳来看这位乡巴佬才子，多半是听了胡适对寿生的褒扬之词，出于好奇来见识见识这位乡下黑俊。谁都知道，比胡适年轻 21 岁的女弟子徐芳，那时正浓情蜜意地恋着他的老师呢，这位痴情的女子给胡适的诗里有《车中》一首，诗中写道：“我闭眼坐在车里/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想/只想得一会儿安静/但我惦着一个人/他使得我的心不定/。”这时的徐芳，喜欢的是儒雅倜傥的老师胡适，大约不会移情到即便“玉树临风”却始终是一个乡巴佬的青年身上。

当然，乡巴佬寿生也是很儒雅的。当天气平和的黄昏，天上有些云层，有几处如洞似的薄薄的白云，隐约透出一点将有将无的微光，微风吹来，屋外梧桐的枝叶发出轻微的簌簌声。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完成后，父亲寿生回来了，二哥也回来了。母亲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做饭，少不更事的我在屋檐下看小说，寿生和二哥在我与二哥的卧室兼书房里泡茶。我知道，他们又准备开始声情并茂的古诗文诵读了。

作为文人的寿生，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诵读古诗文的样子。如果你读过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里面全身

心投入到诵读中的老夫子，就是如此了。好歹在中文系混了四年，其实，除了的古汉语课文中分析过《郑伯克段于鄢》之类的文章，我对于那部中国文人都应该熟悉的《古文观止》，并不了然于心。但李华的那篇《吊古战场文》，却是耳熟能详，因为寿生常常仰头长诵这篇古文，往往至于手舞足蹈，在古诗文中，这是他的最爱。吟诵《吊古战场文》，他一定先抬头吸一口气，然后，从丹田里长啸出来：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在我的记忆中，寿生经常吟诵的篇章，大约有《滕王阁序》、前后《赤壁赋》《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岳阳楼记》《湖心亭看雪》等——他最瞧不起的，是刘禹锡的《陋室铭》，他说：“《陋室铭》，一句话，小贱。那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小家子气了！”寿生的这个评价，一直到我教了大学后，渐渐地觉出其深刻的道理来。

看寿生吟诵古诗文，你就会充分理解《诗大序》中所言“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真谛了。我想，《寿生文集》中那“重九登西山，昆湖脚下宽，天外云飞缓，胸中气浩然”的诗句，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流出来的吧。

现在人们说到寿生的小说，大多引用我省著名评论家何光

渝的评论：“寿生的这些小说，已经毫不逊色于四川的沙汀、李劫人、周文，湖南的沈从文、黎锦明等人同时期的同类小说。”

但每当我们用敬佩的口气说到沈从文时，寿生却总是从鼻子里哼一声：“沈从文，那是什么文章，哼哼唧唧的小白脸！”当时，我们感到讶然。而现在，每当我想起寿生那酸不拉唧的表情，却总是忍俊不禁，原来，那是可以理解的嘛！

关于寿生与沈从文，确实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牵连不断的趣事。本文开头所提1989年第8期《民俗（画刊）》刊登的署名王文宝的文章《风谣学会的一帧宝贵留影》，文章说：“1936年2月，顾颉刚发起筹备“风谣学会”，5月16日在北京大学文学院举行成立会议，顾颉刚、方纪生、容肇祖、沈从文、申寿生、常惠、胡适、吴世昌、李素英、章廷谦、罗庸、罗常培、周灵、钱玄同、朱光潜、徐芳出席，周作人、魏建功因事未到。其时，加入该会的还有广州、杭州、厦门、苏州、上海、南京以及日本各地的同好，共30余名会员。”沈从文与申寿生名字比肩而立。

无独有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北大旧事》一书中，有朱海涛先生所著“北大与北大人”一组文章，其中《“拉丁区”与“偷听生”》一文说：“但也尽有毫无别意为学问而学问，一年又一年去的。并且产生的英雄并不少。听说沈从文就是此中人物。时常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极精彩的文章，为胡适之先生所激赏的申寿生，也是‘拉丁区’的一位年轻佳客。”沈从文和寿生相提并论，作为北大沙滩的“英雄”代表。

应该说，沈从文和寿生之地域文化小说，都是同类小说中的翘楚。但两人的文章风格，其实相差甚远。寿生经常给我们提起他与沈从文之间的“恩怨”。寿生的学历文化十分“单边”，现代化的数理化知识差不多是一知半解都不甚解，无法考取北大，胡适先生为了培养这位“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论走直道儿》胡适编后语，《独立评论》第一三一号，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十六日），专门为寿生举行了一次考试，内容就是写一篇文章，这摆明了就是要将寿生拉进北大，谁知这篇文章却送给了沈从文评改。沈从文不是胡适，与寿生年龄不相上下，同为寄居北大“拉丁区”的“英雄”，而写作风格完全是两派，用京剧做比喻，如果沈从文的文章是“袍带小生”，而寿生的文章则是“铜锤花脸”。“铜锤花脸”的文章落在了“袍带小生”的手里，命运可想而知，寿生的作文考试，只得了40多分。从此北大的学历之门，向寿生而关闭。后来胡适欲邀请寿生做北大教职，这个倔强怪僻的乡巴佬青年拒绝说：“我做学生都不够格，又怎么能做老师呢！”

寿生的这一举动，至今难被我们理解，放在现时代，恐怕十之八九要说他是个痴呆。但想想寿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能做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也有可想之理。

寿生经常摇头晃脑地哼唱一首文人山歌：“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豆儿靠岩栽，三年结子不嫌晚，一夜相思也难挨”，他自我陶醉些哪样呢？原来这是他给他的老师胡适改的一首自创山歌。

他告诉我们，广西有条相思江，江上有座崖石岩，胡适将其命名为相思岩，相思岩风光秀丽，好长红豆。有感于相思江地方风情之美，胡适仿当地山歌，作了一首歌谣：

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上相思豆，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使人瘦。

回到北京，这位不耻下问的学界长者，知道寿生于山歌一道是个内行，便将他写的这首“相思岩”的山歌给寿生看。乡巴佬寿生没有虚套子礼数，胡适给他看，他便老实不客气修改了老师的山歌。他告诉我们，那时，北京正热，他爬到公寓屋顶上，大热的天，晒着太阳，口中反复吟唱：“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上相思豆，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使人瘦。”他告诉我们，“既是山歌，一定是能够吟唱”，但唱去唱来，胡适的这首山歌，总觉不畅，“我发觉了，胡适的这首山歌，基本是首文人诗，而不是山歌，它不能唱，不合山歌的音节要求，唱之气促！”

于是，寿生就像在农村山野里顶着日头唱山歌一样，晒着太阳，流着满头的汗，终于按照自己的吟唱，把胡适的这首山歌改成了如前所示的文字，并兴致勃勃地唱给胡适听。胡适听了，觉得寿生改的山歌果然好。

在《胡适文集5·南游杂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胡适记载了此事。其实，当胡适在飞机上想起头一天游相思岩的情景，仿当地山歌，作了这首《相思岩》，他自己就感觉到，“这究竟是文人的山歌，远不如小儿女唱的道地山歌的朴素而新

鲜”。因此，大度的胡适不因寿生修改了他的诗而以为忤，反而赞扬有加。

胡适在《南游杂忆》中记道：

“后来我的朋友寿生先生看见了这首山歌，他说它不合山歌的音节，不适宜于歌唱。他替我修改成这个样子：

相思江上相思岩，

相思豆儿靠岩栽，

（它）三年结子不嫌晚，

（我）一夜相思也难挨

寿生先生生长贵州，能唱山歌，这一只我也听他唱过，确是哀婉好听。我谢谢他的好意。”

寿生为胡适改山歌的故事，听寿生讲过多次。除了觉得寿生于山歌一道，果然内行，更觉得胡适先生的伟人谦虚风度，世人难及。叹曰：当世觅胡适风范者，能有几人！

寿生精于山歌一道，源于他对于农村的熟悉。而他与农民的交往，完全达到水乳交融。

1978年，我已经是县师范学校的教师，正准备高考。我家住在务川县一中。这里离城两公里，隔着宽宽的田畴，夏稻冬麦，春天是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景色绮丽。田畴的中间有一道水沟，隐隐约约，淙淙的溪水一直流到城里。公路沿山脚弯弯曲曲绕过来，在县一中宽阔的运动场边变得笔直，然后穿过一条山沟，消失在目不能及的远方。每逢赶场天，络绎不绝的农民便背篓挑担经过一中运动场前的公路，去到城里。于是，

县一中运动场沿公路一带的槐树林下，便站满了一中采买农产品的教师职工。站在运动场边高地上的教工宿舍看下去，具有十分的情调。

当此时，如逢寿生休假在家，他也会漫不经心地踱到运动场边看热闹，他一般是不管家事的，并无采购任务。但兴之所至，他也会参与其中。

一次，一个农民用稻草绳包提了一个黑乎乎的似乎是石头的东西从马路牙口走上来，正好寿生坐在路边石坎上看风景，见了招招手：“咦，你手头是个哪样子东西，好像重得很呢！”

农民见寿生招手，倒有些不好意思，说：“啊，是老县长啊，哎呀，莫得哪样好东西咯，一坨石头。”

寿生笑了说：“哪样石头你提去卖得？”——按：那个时候，还没有玩石头这一说，那是“封资修”的玩意儿——农民笑嘻嘻地把东西放在地上，原来是个冲辣椒的“擂钵”。四面都凿得十分粗糙，中间那个石头窝窝倒磨得溜光。

寿生说：“这个窝窝摸起倒还玉光光的舒服呢。”

农民摸摸头，大笑：“老县长，你说肮话咯！”

寿生“呸”了一声，骂他：“老子说的是真话，夸你磨得细致，你个舅子的倒想邪了！”这是寿生说话的特点，他和知识分子说话可以引经据典，和农民说话则不上三句就开骂，农民恰恰喜欢与他交流，没有隔膜感。

农民哈哈地笑说：“老县长，那石头摸起有哪样舒服的，又不是摸……俺！哈哈！”